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

石三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七世

雲門偃禪師法嗣

韶州白雲子祥實性大師初住慈光院廣主

石三

召入府說法時有僧問覺華纒綻正遇明時

不昧宗風乞師方便師曰我王有令問祖意

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不別曰恁麼則同也師

曰不妨領話問諸佛出世普徧大千白雲一

會如何舉揚師曰賺却幾人來曰恁麼則四

衆何依師曰沒交涉問即心即佛示誨之辭

不涉前言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作

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石橋那邊有

這邊無會麼曰不會師曰且作丁公吟問衣

到六祖爲甚麼不傳師曰海晏河清問從上

宗乘如何舉揚師曰今日未喫茶上堂諸人

會麼但向街頭市尾屠兒魁割地獄鑊湯處

會取若恁麼會得堪與人天爲師若向衲僧

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祇向長連牀上

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箇有長處無事

珍重問僧甚麼處來曰雲門來師曰裏許有

多少水牛曰一箇兩箇師曰好水牛問僧不

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麼生僧指倚子曰這箇

是倚子師以手撥倚曰與我將鞋袋來僧無

對師曰這虛頭漢

雲門問乃云須是我祥兄始得

白衆曰某甲雖提祖印未盡其中事諸仁者

且道其中事作麼生莫是無邊中間内外已

否若如是會即大地如鋪沙良久曰去此即

他方相見言訖而寂

鼎州德山緣密圓明禪師上堂僧堂前事時

人知有佛殿後事作麼生上堂我有三句語  
示汝諸人一句函蓋乾坤一句截斷衆流一  
句隨波逐浪作麼生辯若辯得出有叅學分  
若辯不出長安路上鞦韆地僧問如何是透  
法身句師曰三尺杖子攪黃河問百花未發  
時如何師曰黃河渾底流曰發後如何師曰  
幡竿頭指天問不犯辭鋒時如何師曰天台  
南嶽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問  
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河裏盡是木頭船曰  
出世後如何師曰這頭蹋著那頭掀上堂與  
麼來者現成公案不與麼來者梁生招箭總  
不與麼來者徐六擔板迅速鋒銚猶是鈍漢  
萬里無雲青天猶在上堂但叅活句莫叅死  
句活句下薦得永劫無滯一塵一佛國一葉  
一釋迦是死句揚眉瞬目舉指豎拂是死句

山河大地更無誦詛是死句時有僧問如何  
是活句師曰波斯仰面看曰恁麼則不謬去  
也師便打上堂舉臨濟示衆曰恁麼來者恰  
似失却不恁麼來者無繩自縛十二時中莫  
亂斟酌會與不會都盧是錯分明與麼道一

任天下人貶剝師曰古鏡濶一丈屋梁長三  
尺是汝鉢盂鎖子濶多少上堂俱胝和尚凡  
有扣問祇豎一指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  
僧問已事未明如何辯得師曰須彌山頂上  
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脚下水淺深問達  
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千年松倒挂曰來後如  
何師曰金剛努起拳問師未出世時如何師  
曰佛殿正南開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白雲山  
上起曰出與未出還分不分師曰靜處薩婆  
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南山起雲北山

下兩問如何是應用之機師喝僧曰祇這箇  
爲復別有師便打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  
如何師曰黑地打破甕僧退步師便打問佛  
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猢猻繫露柱曰出世後  
如何師曰猢猻入布袋問文殊與維摩對談  
何事師曰并汝三人無繩自縛問如何是佛  
師曰滿目荒榛曰學人不會師曰勞而無功  
問盡大地致一問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  
曰大衆總見師便打問無蹤無跡是甚麼人  
行履師曰偷牛賊問孺羊未挂角時如何師  
曰獵屎狗曰挂後如何師曰獵屎狗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秋來黃葉落曰見後  
如何師曰春來草自青  
岳州巴陵新開院顯鑒禪師初到雲門門曰  
雪峯和尚道開却門達磨來也我問你作麼

生師曰築著和尚鼻孔門曰地神惡發把須  
彌山一擲踣跳上梵天撥破帝釋鼻孔你爲  
甚麼向日本國裏藏身師曰和尚莫瞞人好  
門曰築著老僧鼻孔又作麼生師無語門曰  
將知你祇是學語之流師住後更不法嗣  
書祇將三轉語上雲門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明眼人落井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珊瑚枝  
枝撐著月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椀裏盛  
雪門曰他後老僧忌日祇消舉此三轉語足  
以報恩自後忌辰果如所囑僧問祖意教意  
是同是別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問三乘  
十二分教即不疑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不  
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  
貪觀白浪失却手撓問僧遊山來爲佛法來  
曰清平世界說甚麼佛法師曰好箇無事禪

客曰早是多事了也師曰上座去年在此過

夏了曰不曾師曰與麼則先來不相識下去

師將拂子遺僧僧曰本來清淨用拂子作甚

麼師曰既知清淨切勿忘却

梁山觀別云也須排却

隨州雙泉山師寬明教禪師上堂舉拂子曰

這箇接中下之人時有僧問上上人來時如

何師曰打鼓爲三軍問向上宗乘如何舉唱

師曰不敢曰恁麼則舍生有望師曰脚下水

深淺問凡有言句盡落有無不落有無時如

何師曰東弗于逮曰這箇猶落有無師曰支

過雪山西僧問洞山初和尚如何是佛山曰

麻三斤師聞之乃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水問

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不入

這箇野狐羣隊問如何是定師曰鰕跳不出

斗曰如何出得去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石三

五

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雞寒上樹鳴

寒下水問豎起杖子意旨如何師曰一葉落

知天下秋師遊山回首座同衆出接座曰和

尚遊山巖嶮不易師提起拄杖曰全得這箇

力座乃奪却師放身便倒大衆皆進前扶起

師拈拄杖一時趁散回顧侍者曰向道全得

這箇力師一日訪白兆曰老僧有箇木魚

頌師曰請舉看兆曰伏惟爛木一椽佛與衆

生不別若以杖子擊著直得聖凡路絕師曰

此頌有成禡無成禡兆曰無成禡師曰佛與

衆生不別聲侍僧救曰有成禡師曰直得聖

凡路絕聲當時白兆一衆失色僧問新年頭

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曰日日是好日年年

是好年爲甚却無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僧

曰老人大龍頭蛇尾師曰明教今日失利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漢州綿竹人往  
上官在衆日普請鉏草次有一僧曰看俗家  
失火師曰那裏火曰不見那師曰不見曰這  
瞎漢是時一衆皆言遠上座敗關後明教寬  
聞舉歎曰須是我遠兄始得住後僧問美味  
醍醐爲甚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貴問見  
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適來甚麼處去來曰  
心境俱忘時如何師曰開眼坐睡問北斗裏  
藏身意旨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  
如何是諸佛心師曰清則始終清曰如何領  
會師曰莫受人謾好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踏步者誰問如何是和尚妙藥師曰不  
離衆味曰喫者如何師曰喫嚼看問如何是  
室內一盞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問如何是  
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烧山問大衆雲集請

石三

六

師施設師曰三不待兩問如何是學人時中  
事師曰恰恰問如何是立師曰今日來明日  
去曰如何是立中立師曰長連牀上問如何  
是香林一脉泉師曰念無間斷曰飲者如何  
師曰隨方斗秤問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不  
分別日照用事如何師曰行路人失脚問萬  
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時如何師曰清機自  
顯曰恁麼則不別人師曰方見本來人問魚  
遊陸地時如何師曰發言必有後救曰却下  
碧潭時如何師曰頭重尾輕問但有言句盡  
是賓如何是主師曰長安城裏曰如何領會  
師曰千家萬戶問如何是西來的意師曰  
坐久成勞曰便回轉時如何師曰墮落深坑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合掌當胷曰如何是  
塔中人師曰露也問教法未來時如何師曰

閻羅天子曰來後如何師曰大宋國裏問一  
子出家九族解脫目連爲甚麼母入地獄師  
曰確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早朝不審晚後  
珍重上堂是汝諸人盡是擔鉢囊向外行脚  
還識得性也未若識得試出來道看若識不  
得祇是被石三人熱謾將去且問汝諸人是汝七叅  
學日久用心掃地煎茶遊山玩水汝且釘釘  
喚甚麼作自性諸人且道始終不變不異無  
高無下無好無醜不生不滅究竟歸於何處  
諸人還知得下落所在也未若於這裏知得  
所在是諸佛解脫法門悟道見性始終不疑  
不慮一任橫行一切人不奈汝何出言吐氣  
實有來處如人買田須是收得元本契書若  
不得他元本契書終是不穩遮莫經官判狀  
亦是不得其奈不收得元本契書終是被入

奪却汝等諸人叅禪學道亦復如是還有人  
收得元本契書麼試拈出看汝且喚甚麼作  
元本契書諸人試道看若是靈利底纔聞與  
麼說著便知去處若不知去處向外邊學得  
千般巧妙記持解會口似傾河終不究竟與  
汝自己天地差殊且去衣鉢下體當尋覓看  
若有箇見處上來這裏道看老僧與汝證明  
若覓不得且依行隊去將示寂辭知府宋公  
瑞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這僧風狂八十歲  
行脚去那裏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師謂  
衆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訖而逝塔  
于本山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初叅雲門門問近  
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  
報慈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

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  
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  
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  
向無人煙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  
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  
脫却鶻鼻布衫石三教伊洒洒地作個無事衲僧  
豈不快哉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  
口師便禮拜住後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  
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得麼你衲僧分上到  
這裏須具擇法眼始得祇如洞山恁麼道也  
有一場過且道過在甚麼處僧問迢迢一路  
時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直待雨淋頭曰諸  
聖作麼生師曰入泥入水問心未生時法在  
甚麼處師曰風吹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問師  
登師子座請師唱道情師曰晴乾開水道無

事設曹司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賣鞋老  
婆脚趂趂問如何是三寶師曰商量不下問  
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十字街頭石師子問僧  
甚麼處來曰汝州師曰此去多少曰七百里師  
曰踏破幾緇草鞋曰三緇師曰甚麼處得錢買  
曰打笠子師曰叅堂去僧應喏問如何是免  
得生死底法師曰見之不取思之三年僧問  
離却心機意識請師一句師曰道士著黃甕  
裏坐問非時親覲請師一句師曰對衆怎生  
舉曰據現定舉師曰放汝三十棒曰過在甚  
麼處師曰罪不重科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  
斤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  
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漢水正東流問如何是  
吹毛劔師曰金州客曰用者如何師曰伏惟  
尚饗問車住牛不住時如何師曰用駕車漢

作麼問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雲裏楚山頭決定多風雨問海竭人亡時如何師曰難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問文殊普賢來叅時如何師曰趨向水牯牛欄裏著曰和尚入地獄如箭射師曰全憑子力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撚無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柳栗木拄杖曰見後如何師曰寶八布衫問如何是佛師曰灼然諦當問萬緣俱息意旨如何師曰甕裏石人賣棗圈問如何是洞山劔師曰作麼曰學人要知師曰罪過問乾坤休著意宇宙不留心學人祇恁麼師又作麼生師曰峴山亭起霧灘峻不留船問大衆雲臻請師撮其樞要略舉大綱師曰水上浮漚呈五色海底蝦蟇叫月明問正當恁麼時文殊普賢在甚麼處

師曰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曰意旨如何師曰一則不成二則不是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僧問如何是泐潭家風師曰閻黎到來幾日也問但有纖毫即是塵不有時作麼生師以手掩兩目問當陽舉唱誰是聞者師曰老僧不患耳聾問悟本無門如何得入師曰阿誰教汝恁麼問

金陵奉先深禪師江南主請開堂纔升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便曰果然不識鈍置殺人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賴遇道來道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速禮三拜復曰大衆且道鈍置落在阿誰分上師同明和尚在衆時闍僧問法眼如何是色眼豎起拂子或曰雞冠花或曰貼肉汗衫二人特往請益問曰承聞和尚有三種色



語是否眼曰是師曰鷓子過新羅便歸衆時  
李主在座下不肯乃白法眼曰寡人來日致  
茶筵請二人重新問話明日茶罷備綵一箱  
劍一口謂二師曰上座若問話得是奉賞雜  
綵一箱若問不是祇賜一劍法眼陞座師復  
出問今日奉敕問話師還許也無眼曰許曰  
鷓子過新羅捧綵便行大衆一時散去時法  
燈作維那乃鳴鐘集衆僧堂前勘師衆集燈  
問承聞二上座久在雲門有甚奇特因緣舉  
一兩則來商量看師曰古人道白鷺下田千  
點雪黃鸞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商量燈  
擬議師打一坐具便歸衆師同明和尚到淮  
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  
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  
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

五三

十一

夜方省

隨州雙泉郁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  
回頭終不顧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未語先  
分付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連根猶帶苦上  
堂初祖不虛傳二祖不虛受彼彼大丈夫因  
甚麼到恁麼地便下座後住舒州海會僧問  
如何是舒州境師曰浣水逆流山露骨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地有毒蛇沙有虱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僧問如何是披雲境師  
曰白日沒闌人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山高  
不礙白雲飛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  
甚麼字師曰聽老僧一偈以字不是八不成  
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般妙不是謳  
阿不是經問如何是色空師曰拾取落花生  
舊枝問如何是一塵師曰滿目是青山問如

何是毗盧藏中有大經卷師曰拈不得曰爲甚拈不得師曰特地却成愁

韶州舜峯義韶禪師僧問正法無言時如何師曰言曰學人不會乞師端的師曰兩重公案曰豈無方便師曰無禮難容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出東方月落西僧正到方丈曰方丈得恁麼黑師曰老鼠窟正曰放貓兒入好師曰試放看正無對師拊掌笑師與老宿渡江次師取錢與渡子宿曰囊中若有青銅片師揖曰長老莫笑

南嶽般若寺啓柔禪師僧問西天以蠟人爲驗此土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問如何是干聖同歸底道理師曰未達苦空境無人不歎嗟上堂衆聞板聲集師因示偈曰妙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叅旣善分時節吾今不再三便

五三

十二

下座

潞府妙勝臻禪師僧問金粟如來爲甚麼却降釋迦會裏師曰香山南雪山北曰南瞻部洲事又作麼生師曰黃河水急浪花麤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羅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操行高潔稟性虛明叅大光敬玄禪師乃曰祇是箇草裏漢遂叅福嚴雅和尚又曰祇是箇脫灑衲僧由是終日默然深究先德洪規一日覽雲門語忽然發悟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棲止雲居弘覺禪師塔所四方學者奔湊因稱古塔主也景祐四年范公仲淹出守鄱陽聞師道德請居薦福開闡宗風僧問大善知識將何爲人師曰莫曰恁麼則有問有答去也師曰莫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如何是般

若師曰黃泉無老少曰春來草自青師曰聲名不朽曰若然者碧眼胡僧也皺眉師曰退後三步僧曰苦師乃吽吽問臨濟舉拂學人舉拳是同是別師曰訛言亂衆曰恁麼則依令而行也師曰天涯海角問一喝分賓主照

石三

十三

用一時行此意如何師曰乾柴濕艾僧便喝師曰紅燄炎天上堂夫出家者爲無爲法無爲法中無利益無功德近來出家人貪著福慧與道全乖若爲福慧須至明心若要達道無汝用心處所以常勸諸人莫學佛法但自休心利根者晝時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

叅

金陵清涼智明禪師江南主請師上堂小長老問凡有言句盡落方便不落方便請師速

道師曰國主在此不敢無禮

潭州南臺道遵法雲禪師上堂從上宗乘合作麼生提綱合作麼生言論佛法兩字當得麼真如解脫當得麼雖然如是細不通風大通車馬若約理化門中一言纔啓震動乾坤山河大地海晏河清三世諸佛說法現前於此明得古佛殿前同登彼岸無事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下坡不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鉢盂挂壁上問如何是真如含一切師曰分明曰爲甚麼有利鈍師曰四天打鼓樓上擊鐘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金剛手指天問如何是色空師曰道士著真紅問十二時中時時不離時如何師曰諦

韶州雙峰竟欽禪師益州人也開堂日雲門

和尚躬臨證明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日出方知天下朗無油那點佛前燈問如何  
是雙峯境師曰夜聽水流庵後竹晝看雲起  
面前山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因風  
吹火上堂進一步則迷理退一步則失事十三  
你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僧問如何得不同  
無情去師曰動轉施爲曰如何得不迷理失  
事去師曰進一步退一步僧作禮師曰向來  
有人恁麼會老僧不肯伊曰請師直指師便  
打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山河大地問如  
何是法王劍師曰鉛刀徒逞不若龍泉曰用  
者如何師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問賓  
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  
水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  
露水晶殿裏璨真珠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

時若殺即違佛教不殺又違王敕未審師意  
如何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廣主嘗親問  
法要錫慧真廣悟號將示寂告門人曰吾不  
久去世汝可就山頂預修墳塔泊工畢以聞  
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爽和尚等  
七人夜話侍者報三更也師索香焚之合掌  
而逝

韶州資福詮禪師僧問不問宗乘請師心印  
師曰不答這話曰爲甚麼不答師曰不副前  
言問覲面難逢處如何顧鑒嘆乞師垂半偈  
免使後人疑師曰鋒前一句超調御擬問如  
何歷劫違曰恁麼則東山西嶺時人知有未  
審資福庭前誰家風月師曰且領前話  
廣州黃雲元禪師初開堂日以手拊繩牀曰  
諸人還識廣大須彌之座也無若不識老僧

陞座去也師便坐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歌謠滿路上堂古人道觸目未曾無臨機何不道山僧即不然觸目未曾無臨機道甚麼珍重

廣州龍境倫禪師開堂陞座提起拂子曰還會麼若會頭上更增頭若不會斷頭取活僧問如何是龍境家風師曰豺狼虎豹問如何是佛師曰勤耕田曰學人不會師曰早收禾問僧甚麼處來曰黃雲來師曰作麼生是黃雲郎當媚癡抹跔爲人一句僧無對示衆曰作麼生是長連牀上取性一句道將來

韶州雲門山爽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聖躬萬歲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銀香臺上生蘿蔔

韶州白雲聞禪師上堂良久僧出問白雲一

路全因今日師曰不是不是曰和尚又如何師曰白雲一路草深一丈便下座問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皂莢樹頭懸風吹曲不成問受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曰作牛作馬

韶州淨法禪想章禪師廣主問如何是禪師乃良久主罔測因署其號僧問日月重明時如何師曰日月雖明不鑿覆盆之下問既是金山爲甚麼鑿石師曰金山鑿石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十萬餘

韶州溫門山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曾題卍字曰如何是祖師曰不遊西土有人指壁上畫問既是千尺松爲甚麼却在屋下師曰芥子納須彌作麼生問隔牆見角便知是牛時如何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汝曾讀書麼問太子初生爲甚麼不識父母

師曰迥然尊貴

英州大容諍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容水師曰  
還我一滴來問當來彌勒下生時如何師曰  
慈氏宮中三春草問如何是真空師曰拈却  
拒陽著曰如何是妙用師乃握拳僧曰真空  
妙用相去幾何師以手撥之間長蛇偃月即  
不問匹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麻江橋下會麼  
曰不會師曰聖壽寺前問既是大容爲甚麼  
趨出僧師曰大海不容塵小溪多搯搯問如  
何是古佛一路師指地僧曰不問這箇師曰  
去師與一老宿相期他往偶因事不去宿曰  
佛無二言師曰法無一向

右三

十七

這裏一轉問如何是羅山境師曰布水千尋  
韶州雲門常寶禪師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  
擇還有揀擇者麼時有僧問十方國土中唯  
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日月分明曰  
學人不會師曰清風滿路

郢州林谿竟脫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  
四海五湖賓曰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明眼  
人笑汝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風吹滿面塵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富貴多賓客  
曰見後如何師曰貧窮絕往還問如何是佛  
師曰十字路頭曰如何是法師曰三家村裏  
曰佛之與法是一是二師曰露柱渡三江猶  
懷感恨長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復州城曰  
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龍興寺

韶州廣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

師曰因風吹火

廣州華嚴慧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妄心無處即菩提正當妄時還有菩提也無師曰來音已照曰不會師曰妄心無處即菩提

韶州長樂山政禪師僧問祖師心印何人提掇師曰石人妙手在曰學人還有分也無師

曰木人整不齊

英州觀音和尚因穿井次僧問井深多少師曰沒汝鼻孔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英州觀音曰見後如何師曰英州觀音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風射破牕鳴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林泉主師曰巖下白石曰如何是林泉家風師曰迎賓待客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久久忘緣者寧懷去住情

十六

韶州雲門煦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即今是甚麼意僧曰恰是師便喝  
瑞州黃檗法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與天下人作榜樣問如何是佛師曰眉羸眼大上堂良久曰若識得黃檗帳子平生行脚事畢珍重  
信州康國耀禪師僧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汝向觸體後會始得曰古人道觸體裏薦取又如何師曰汝還薦得麼曰恁麼則遠人得遇於師去也師曰莫謾語  
潭州谷山豐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梅花綻雲洞老僧驚上堂駿馬機前異遊人肘後懸既叅雲外客試爲老僧看時有僧纔出師便打曰何不早出頭來便下座

穎州羅漢匡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劔師  
曰了問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向甚麼處去  
如何訓對師曰久後遇作家分明舉似曰誰  
是知音者師曰知音者即不恁麼問問鑿壁  
偷光時如何師曰錯曰爭奈苦志專心師曰

〇三

十九

錯錯

鼎州滄谿璘禪師僧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  
常住雲門和尚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見麼曰  
錯師曰錯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錯師  
因事示頌曰天地之前徑時人莫彊移箇中  
生解會眉上更安眉

瑞州洞山清稟禪師泉州李氏子叅雲門門  
問今日離甚處曰慧林門舉拄杖曰慧林大  
師恁麼去汝見麼曰深領此問門顧左右微  
笑而已師自此入室印悟金陵主請居光睦

未幾命入澄心堂集諸方語要經十稔迎住  
洞山開堂日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  
第一義師曰好箇消息祇恐錯會時有僧問  
雲門一曲師親唱今日新豐事若何師曰也  
要道却

蘄州北禪悟通寂禪師上堂拈拄杖曰過去  
未來現在三世諸佛微塵菩薩一時在拄杖  
頭上轉大法輪盡向諸人鼻孔裏過還見麼  
若見與我拈將來若不見大似立地死漢良  
久曰風恬浪靜不如歸堂問僧甚處來曰黃  
州師曰夏在甚處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  
兩重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曰在手裏  
即收取師便打僧不甘師隨後趂出問如何  
是佛師曰對面千里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不撒沙問如何是南天王境師曰一任  
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領前話問久  
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祇爲眠霜臥  
雪深曰恁麼則罷息干戈束手歸朝去也師  
曰指揮使未到你在

湖南永安朗禪師僧問如何是洞陽家風師

五三

二十

曰入門便見曰如何是入門便見師曰客是  
主人相師問如何是至極之談師曰愛別離  
苦

湖南湘潭明照禪師僧問如何是湘潭境師

曰山連大嶽水接瀟湘曰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便合知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百惑  
謾勞神

西川青城大面山乘禪師僧問如何是相輪  
峯師曰直聳煙嵐際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入

地三尺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興義門  
前鑿鑿鼓曰學人不會師曰朝打三千暮打  
八百

興元府普通封禪師僧問今日一會何似靈  
山師曰震動乾坤問如何是普通境師曰庭  
前有竹三冬秀戶內無燈午夜明

韶州燈峰淨源真禪師上堂古人道山河大  
地普真如大衆若得真如即隱却山河大地  
若不得即違古人至言衆中道得者出來道  
看若道不得不如各自歸堂珍重僧問達磨

五三

三

未來時如何師曰三家村裏兩兩三三曰來  
後如何師曰千斜不如一直問諸法寂滅相  
即不問如何是世間相師曰真不掩假問如  
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不著力  
韶州大梵圓禪師因見聖僧乃問僧此箇聖

僧年多少僧曰恰共和尚同年師喝曰這場  
斗不易道得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僧問藥嶠燈聯師當第  
幾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問水陸不涉者師還接否師曰蘇嚕蘇嚕師

問新到南來北來曰北來師曰不落言詮速  
道速道曰某甲是福建道人善會鄉談師曰  
叅衆去僧曰灼然師曰更踈跳便打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甚麼

信州鵝湖雲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闍  
黎不是問僧近離甚處曰兩浙師曰還將得  
吹毛劔來否僧展兩手師曰將謂是箇爛柯  
仙元來却是樗蒲漢問如何是鵝湖家風師  
曰客是主人相師曰恁麼則謝師周旋去也  
師曰難下陳蕃之榻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絕  
師曰青楊翻遞植曰學人不會師曰無根樹  
下唱虛名問披雲一句師親唱長慶今朝事  
若何師曰家家觀世音問如何是披雲境師  
曰一餅淥水安總下便當生涯度幾秋曰如  
何是長慶境師曰堂裏老僧頭雪白曰二境  
同歸應當別理師曰在處得人疑問古澗寒  
泉誰人能到師曰乾曰恁麼則到也師曰深  
多少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真  
如如何是真如師曰點鐵成金客聞名不見  
形曰恁麼則禮謝去也師曰昔時妄想至今  
猶存問承古有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  
如何是家師曰試舉話頭看問放過即東道  
西說不放過怎生道師曰二年同一春

韶州慈光禪師僧問即心即佛誘誨之言不  
涉前蹤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事作  
麼生曰恁麼則學人因別去也師曰龍頭蛇  
尾

韶州雙峯慧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非時

爲人一句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便打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僧問覬芥投針時如何

師曰落在甚麼處梁山云落在汝眼裏問不犯詞鋒時

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

曰江西湖南

韶州雲門法球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大道

師曰當時妄想至今不絕問如何是雲門劍

師曰長空不匣鋒銚色曰用者又如何師曰

四海唯清日月明問如何是道師曰頭上脚

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任東西問如何

石三

三三

是隨色摩尼珠師曰色即不無作麼生是珠

曰學人不會特伸請益師曰雲有出山勢水

無投澗聲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

風吹萎花曰見後如何師曰更雨新好者

韶州佛陀山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

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簸土颺塵

連州慈雲山深禪師僧問寶鏡當軒時如何

師曰天地皆失色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

師曰扣牙恐驚齒

廬山化城鑒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正法眼

師曰新羅人迷路上堂十方薄伽梵一路涅

槃門諸禪德且作麼生是涅槃門莫是山僧

這裏聚會少時便爲涅槃門麼莫錯會好諸

禪德總不恁麼會莫別有商量底麼山僧這

裏早是事不獲已向諸人恁麼道已是相鈍

置了也更擬踏步向前有何所益諸禪德但  
 自無事自然安樂任運天真隨緣自在莫用  
 巡他門戶求覓解會記憶在心被他繫縛不  
 得自在便被生死之所拘何時得出頭可惜  
 光陰條忽便是來生速須努力時有僧問生  
 死到來如何免得師曰柴鳴竹爆驚人耳曰  
 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家犬聲啼夜不休  
 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月照舊房深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不欲說似人曰爲甚麼却  
 如此師曰家醜不外揚問如何是和尚尋常  
 爲人底句師曰量才補職曰恁麼則學人無  
 分也師曰心不負人問佛法畢竟成得甚麼  
 邊事師曰好箇問頭無人答得曰和尚豈無  
 方便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如何  
 是向上關楸子師曰拔劔攬龍門

石三

三五

音釋

削古外切 趨狼狄切音 趨蘇谷切音 峯盧舍切音  
胡典切賢上聲 焚居肴切音 嵐盧舍切音  
山名在今襄陽 交乾葛也 也擣菹戲也牧猪奴戲